

长篇小说

冬之雪

〔比利时〕

章平著



I564.4
10
2

冬之雪

086815



女子学院 0001160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冬之雪:三个中国艺术家在欧洲/章平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2

ISBN 7-5006-2427-1

I. 冬...

II. 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5378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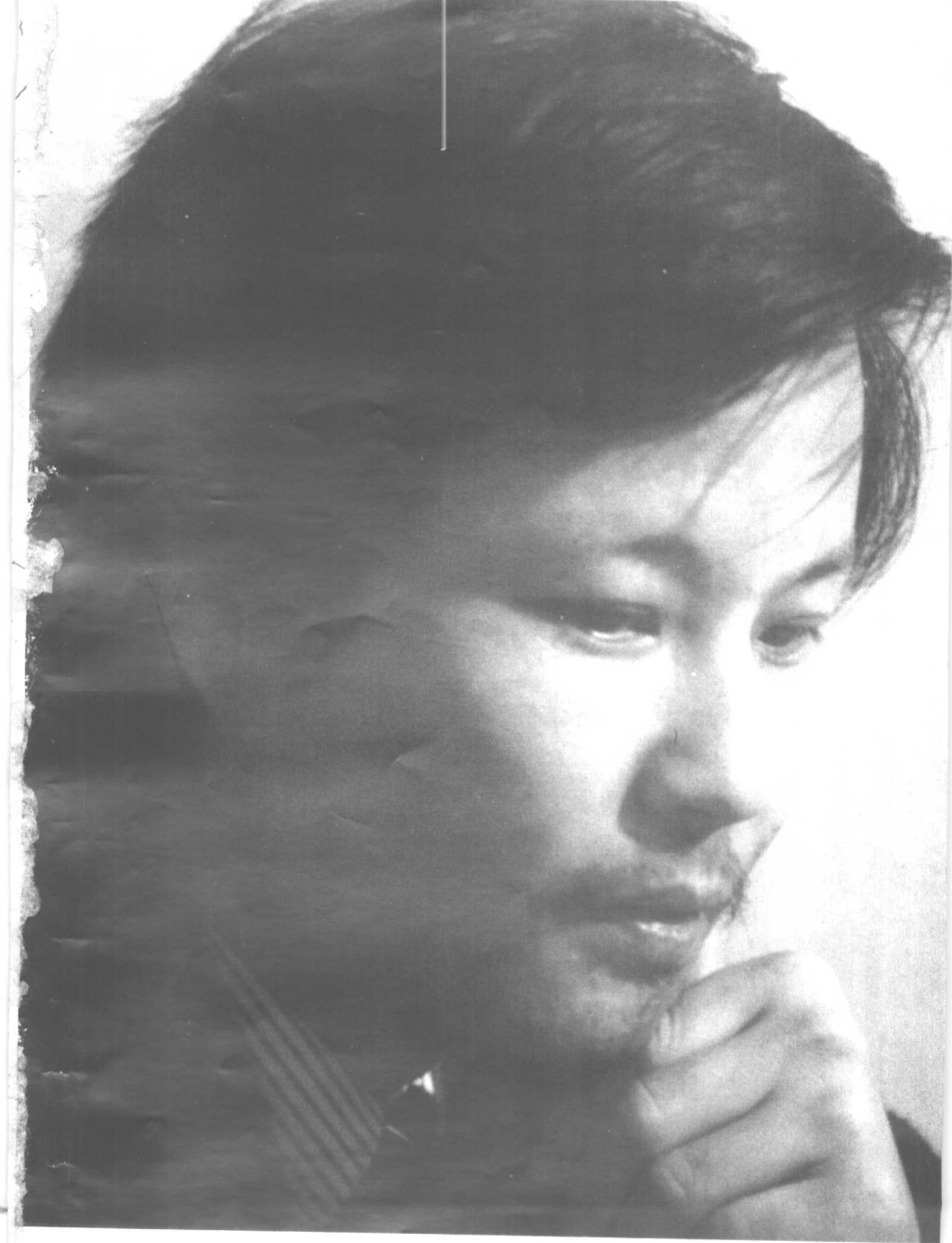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9.25 印张 3 插页 200 千字

199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13.00 元



本书作者 [比利时] 章 平

《冬之雪》序

何志云

以大陆的视野看，移民文学的兴起，不过是十来年间的事。原因或许并不复杂——大陆成一定规模与态势的海外移民，原本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时间超不过二十年。生活和创作的关系，就一定的角度，还可以用这样的数字关系来显示其轨迹，细想也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

《冬之雪》当然可以归属为移民文学的阵营。鸿雪、秦冬、之临以及围绕着他们登台的各色男女，都是在欧洲的一个小国，上演着各自的人生悲喜剧的。这样先就涉及到了移民文学的两个起码特征：其一，中国移民文学的人物主体，一定是华人；其二，他们置身其间的环境，必然是异域。作品的主要线索和基本情境将围绕着

这样的状态展开。

这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

生存的艰窘就不必说了，用秦冬劝阻渴望出国的之临的话说，那是在过地狱日子。他说坐飞机起程时，确有飞升的感觉，后来下机就跌了。这样的话如果没有刻骨的体验，是说不出的。秦冬因为不愿按照老一辈华侨的方式讨生活，就不得不一直为着生存挣扎；鸿雪算是有着几个钱，不必为生计担忧，却无休止地被包括结发妻子在内的他人算计，而时刻不得安生；之临是到了欧洲这个小国，才懂得秦冬那番话的真切涵义和份量的：身处异国他乡的他，既要为衣食奔命，更时刻担忧着自己的无身份——也就是黑身份。而两者其实就是一回事，那就更加与“钱”密切相关了：有钱不但可以活下来，还可以走路子请律师办合法身份。可是挣钱却需要有合法身份，之临的几年出国生涯，就在这样的怪圈里周而复始，最后不得不转去捷克另谋出路。

但是，对这三个来自大陆鹤村的青年来说，更深刻的危机却是——迷失。南洋一个诗人曾经这样形容华侨，说他们犹如“有叶无根的浮游植物”。环境的新僻及难以溶入，价值观念的殊异与碰撞，遥远的只能在梦里偶尔触及的乡愁，单调无比的日常生活与充满自由的精神可能……由这一切造就的心的无着无落，在《冬之雪》里，由于这个欧洲小国的相对闭塞，更由于这三个年轻人的语言及心理障碍，显得愈发难以逾越和战

胜。秦冬对诗与玛丽肉体的迷恋，以及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卡思诺赌场的沉溺，表面看来是想“要快乐的生活”，实际上从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的，是同一种源自他内心深处的迷失，那是一种因为寻找不到自己的根，因而无处安身托命的焦虑与迷惘——生命倘若没有赖以生根的所在，其他所有的冲突不仅正常而且都只是皮毛。之临的选择似乎更直截了当些，他干脆将根扎向了钱，在那个国度，这也许是最近便的一种寄托了。不是几乎所有人都就近在这里安放了自己的灵魂吗？但是之临还在不断做着去巴黎、阿姆斯特丹看提香看梵高的梦，他的心终究还是安顿不下来。

鸿雪的意义就在这里开始显现。这个同样来自鹤村的青年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用秦冬的话说，他“做人做到自己给自己画着条条框框”，“爱往痛苦方面去活”。但鸿雪却有着别样的说法：“这人生来，或就是到苦难里经受的，生命因而也就有了意思。”怎么就因而有了意思呢？他又说，“自己这些人活在世上，做好分内的事就好，即便在苦难里体悟些许生的意义，也算有幸。”鸿雪当然是宽容而通达的，他对几乎所有的人都抱以同情和理解，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以及歹人算计他的钱，全都一概淡然置之；而对朋友及团体的事，他又始终充满了热情的投入，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对自己的伤害也在所不惜；鸿雪所坚守的，无疑是做人的操守和准则，而这一切，或许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脉相

承，但最根本的，是他心中一直存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为世世代代的华侨立传——这是鸿雪寻找并确立的此生的意义。

康德曾经说过：人类是两个世界的公民，一个是物质的世界，即经验的世界，另一个是半走神的世界，也即寄放灵魂并赖以安身托命的世界。人当然是无法脱离物质世界的，尤其是到了异国他乡，生存成为第一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的时候。但是人同样无法只在物质世界里寻找到真正的意义，那里给人的只是“活着”，而不可能是生命的光彩和灵魂的栖息。来自鹤村的这三个青年的全部命运、波折、痛苦、迷惘，所证明着的，其实就是这一点。相反的例子作品中自然也比比皆是，且不说围绕着利益的那些挖空心思的争斗罢，单以那个表面上极其热诚，而骨子里却怀叵测之心，欲攫尽鸿雪的全部财产而后快的鼎良，就淋漓尽致地揭示了那如蚂蟥般吮吸同胞之血的屑小之徒的嘴脸。如果只是为了钱，身处异国他乡，恐怕是不难走到鼎良这一步的。这真是让所有海外华人无话可说的悲哀。

鸿雪曾经这样述及他撰写《侨史》的初衷：“历史如流水，不只在衔接高山和大海的关系，这生命环的存在，脱离这一命定循环似乎就难以存活……”“侨史的重要性，不只是在表现过去，更在为未来社会提供一些珍贵经验的可能……”“根植社会，需要知道过去，一个不了解过去的群体，犹如失忆，会有无根的烦躁空虚痛

苦……”鸿雪正是在这里，寄托了他自己的生命和灵魂的。所以不厌其烦地摘引鸿雪对《侨史》的这些思考，是因为从这里不仅能透视鸿雪的内在世界，而且，人们完全有理由把它们看作是《冬之雪》的创作宗旨。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完全可以说，作者章平就是鸿雪，或者说，鸿雪就是章平的夫子自道。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继续关于移民文学的话题了。这些年来，类似《×××在××》的作品，其实已经出得不少。其中有一些还曾一度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而畅销过。这些作品，于眼花缭乱的异域背景中，有着共同的故事和内核，那就是华人在海外诸国拼死搏命，以挤进西方富有者的行列，占得一席之地。一旦这样的拼搏同时还让西方人汗颜甚至丧魂落魄，那就愈发大快人心。这一类作品当然也可能是真实的，加以种种苛求并不是件很公允的事。但在另一方面，假如海外华人到了异域，只是为了淘金而成为富有者，假如他们的全部人生，意味着的不过是金钱的赚取与积累，假如这样的描写和表现成为移民文学的主体，那么，这同样十分不公平。因为这其实意味着对华人移民乃至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的亵渎。

《冬之雪》有许多生动而真实的情节，每一个具体展开的时间背景都是冬天。作者想来在这里寄寓了某种象征。冬天是寒冷的。冬天而且显得孤寂和凄清。冬天又因为掩埋了各种污浊而突现出纯净的洁白。冬天

与春天携手而来，肌肤相亲——雪莱说过，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么？正如作品在收尾时所感叹的：“大地处处闪耀起宁静而纯洁的光辉……”，冬天因此而充满了希望和暖意。

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华人写作协会中，章平不仅是个热心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而且笔耕勤奋，创作成果斐然。《冬之雪》已经是他在异国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了。恕我孤陋寡闻，国内出版的描写欧洲华人移民生活的小说，似乎还不多。蒙章平厚爱，嘱我写序，我在这里写下的，却只是如上一些粗略的读后感，这是很让人惭愧的。但是，我对海外华人作家们深深的敬意，因此也就有了一个表达的机会。我祝贺章平写出了一部出色的小说，同时也感谢他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1996年10月23日记于北京东郊“缘起居”

作者简介

章平，中国浙江青田人，1958年出生，1979年旅居荷兰，现居比利时。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孑影游魂》，诗集《心的墙、树和孩子》、《飘雪的世界》及中短篇小说若干。诗作《飘雪》曾获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1994“人民保险杯”诗赛一等奖，同年《赶车》获世界华文微型小说“春兰杯”二等奖。

《冬之雪》序…………… 何志云 1

一 鸿雪……………	1
二 鸿雪……………	11
三 寒冬……………	19
四 之临……………	31
五 鸿雪……………	41
六 鸿雪……………	54
七 鸿雪……………	63
八 鸿雪……………	70
九 鸿雪……………	80
十 寒冬……………	89
十一 寒冬……………	101
十二 寒冬……………	112
十三 之临……………	127
十四 之临……………	139

十五 寒冬·····	157
十六 寒冬·····	173
十七 鸿雪·····	184
十八 鸿雪·····	190
十九 鸿雪·····	196
二十 之临·····	210
二十一 之临·····	217
二十二 鸿雪·····	229
二十三 鸿雪·····	234
二十四 寒冬·····	243
二十五 寒冬·····	254
二十六 之临·····	261
二十七 之临·····	269
二十八 之临·····	276

多余的后话——跋····· 章 平	283
-------------------	-----

— 鸿雪

这些天来，他的心情似乎很忧郁。他说自个儿并非想不开的人，但许多事发生了，遇上了，随你怎样，还是无法摆脱不好的心境。这场婚姻对他，或说从头到尾都荒谬，就双方来说也不幸，最终大家要分开，好像没错儿，但弄成那个样儿离开，在他想不到，心底也说不准个什么味，都说杂味罐破着，甜酸苦辣都有，只是甜的少些。和太太洪芬分开，怕是迟早的事，这他知道。特别在发生了凡男人都不想发生的事后。

娶洪芬是父亲的意思，从订亲到结婚，也是父亲在忙。父亲在他三岁那年，离开家乡到欧洲。母亲不久病死。对于母亲的死，他听过一些传闻，似乎有不守妇道，可能怀了孕，又私底打胎，事后撑着挑担扛东西做重活，致使血崩而死。这些他对父亲约略说过，父亲只叹息地说：“阿琴真的笨！”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过。人说父亲一直独身，他曾很感激。爷爷、奶奶说：“人做到这点不易。”而奇怪的是，爷爷、奶奶去世时，都在前后几天呢。记得父亲每次寄钱回家，母亲家的人也都有份。有传说父亲私

底跟一个女人好过，但总归是捕风捉影的事。他是八九年前来的。那时他对这儿的生活还未熟悉和习惯，但父亲已为他的未来操心。一夜餐馆关门后，伙计都去了休息。父亲坐在柜台前说：“鸿雪，二十多岁的人，该讨老婆了！”他感到有些窘。父亲又说：“洪芬从各方面来说，都不错。身体也粗壮。这做餐馆，身体最要紧。”他想不起洪芬是谁。父亲说，前些天来过，他给她泡过咖啡。父亲还提了一件事，说洪芬叫他大伯的声音比别人响亮。他这才想起那个短发、黝黑肤色、走路开八字、身子粗壮的姑娘。

“洪芬就能帮得她父亲做事。瞧，她也从国内来，这厨房里餐厅里啥都能做。你错过了，怕将来想找都难。”柜台上那几盏红灯笼的光辉，为父亲的脸色增添了生气，使他两鬓花白的头发也多了些光泽。父亲说话声音很平和，语气却要人服从。他想过有些事人要自个儿抓主意，但毕竟没有去做。

他和洪芬结婚后，餐馆就归他们打理。父亲说他总算过了几年满意日子。父亲在孙子沈方出世不久就脑溢血去了，没过六十，岁数都不大。这次婚姻给他带来过不幸和痛苦，但他从未埋怨过父亲。洪芬有得理不饶人的性子，吵架时，对他是什么话都骂。乌龟王八、不吭声的狗、异想天开的癞蛤蟆，这些名称每隔些日子，他都能听到，但她从来不骂父亲，不满的话也没听她说过。有关父亲方面，她提起最多的是父亲到她家说亲的事，她说：“哼，如果不是你父亲来求我父亲要我嫁你，凭你这块料，给我三跪六叩，也休想嫁了你？”但他不能说什么，说了什么她也不会理，她只要她自个的那路子话就够。其实，想想那么个样儿来过两口子的日子，也够让人累的。

“洪芬，吵吵闹闹，好日子也会被弄糟的。”他说。洪芬开始

也说：“是呀，难怪近来生意都差了？”如此又平静些日子。而他想写部欧洲《侨史》，这得去收集材料，然后，洪芬就骂着说：“可是你这癞蛤蟆不想过日子。你搞啥鬼？整天里东跑西赶。收什么资料，那是想做官的人做的事。你也不拿尿盆照照，是啥长相？”他曾解释过，谁知他越解释她越疑心，且也骂得更凶。她说：“哼，你是不是去外面滚女人？假仁假义的，滚女人还找体面的理由。瞧你这么副皮肉骨头，有多大的能耐？在家还弄不够吗？老实说，不把你骨髓榨干是对你好……”听了她的话，致使他在一些日子里都害怕上床。等她明白，他真的在收集侨史资料，是自个儿喜欢，也不关做不做官，但她没有原谅他，她骂他发神经中毒鬼迷心窍，说放着好好的家不管，好好的生意不做，搞什么鬼“死”（史）鬼活，出去被车撞死了才活该。

近两年的日子，几乎都是这么过来的。他曾被她人在门外关过，资料也曾被她撕过。他顶过嘴，算是恼火过几次，只是关系越来越坏，后来还发生了那不好意思说的事。到他发觉她跟大厨陈原有关系时，事情已不可收拾。那时他还恼火，他在房间问她，他希望她说没这事，或骂他被狗粪塞了心窍，凭空儿疑神疑鬼，或干脆打他几下，在他都不痛苦，但她跳在床上，双手叉腰，先把枕头踢了，后说她与陈原做过，说如今作兴恋爱自由，他管不着。他羞恼着叫了起来，说这恋爱自由可不是上床自由，但她认定是一回事，说顶多像一条裤上的两只裤管，相差怎么都不太大。

那回吵后，他搬去顶楼的房间住。分居了四五个月，他便专心收集资料写作《侨史》。除了星期五六日，他在餐馆帮忙，其他时间就出去，或找人采访，或在房间翻阅资料，或作些初步编写，

有时也看会儿其它的书。如餐馆里忙，有人上楼叫他，他也下楼帮忙。有时见到儿子不开心，便带他去公园或街上玩。这些洪芬不怎么干涉。日子也过得平静。开头时在厨房见到陈原，既恼也羞，他看着那黄瘦的脸，干瘦的身子，心头挺不是滋味。想老婆骂自己皮包骨头，可自己不瘦呢，这陈原才真的皮包骨头。有时想找他打一架，再想想不值，又怕被洪芬笑话，说为她找人打架，那时他不想让她抓这笑柄儿，也想这事倒也不全怪陈原，这心头更生不出气了。

餐馆的事务及帐目，洪芬早就在管。他想这也乐得清闲，自个儿手头还有些钱，也不问洪芬拿。虽然他努力别给自己找麻烦，但这男人的苦恼并没因此消失。幸好每在烦恼时，做梦就梦青鹤，那会给他带些儿宁静来。

“我又梦见青鹤了呢。”他多次对秦冬和之临说过这话。他们也是从鹤村来的，大家从小一块儿长大。他常找他们去，或坐着喝点东西，说一会子话，如有难事就互相帮着点。虽然每人性情不同，这关系挺好。之临爱画画儿，为人随和，也好说话，而且说他什么他也不太计较。秦冬爱写诗，常会嘲笑人，会说些有趣的怪话儿。之临听他说梦见青鹤，觉得似乎有些凝重，便问他好不好？他又说好，说鹤是鹤村村神，梦见了肯定吉祥。偏偏秦冬笑他，说这梦见了鹤也值大惊小怪？他想秦冬只会做诗，不明白别人心思，便也不去解释缘由。但他说想写《侨史》，秦冬可是满腔热情说支持，说：“鸿雪，好好儿干，得韧劲，是会成功的。”

编写《侨史》成了安慰，家庭的那等不愉快，他尽不去想。只是洪芬爱理不理的态度，或以挑衅的目光看人，还是常令他苦恼起来。于是，他自个儿吩咐自个儿，别想太多哩。